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志略

(一)

鄭樵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志

（卷之十一）

通志

通志

（卷之十一）

通志

行世書局印行

通 志 略

(一)

鄭 樵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通志總序

右迪功郎鄭樵

百川異趣必會于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旣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論語門徒集仲尼語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

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茲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迷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且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

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撫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檇杙曾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檇杙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

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

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耻。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

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
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
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
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
太史公之閭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
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
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旣
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
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
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

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

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

目爲叛臣。王淩諸葛誕母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
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
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
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旣失。固弊日
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
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
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于隋書。未
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
祐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
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

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

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爲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

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氏旣不別其源。後人何能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蠡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旣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

成緯皇頡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面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爲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

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理。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里略。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爲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謚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